

林海音文集

台北行

林海音

林海音文集

台北行

林海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台北行 / 林海音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5

(林海音文集)

ISBN 978-7-5399-9258-7

I. ①台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7174 号

书 名 台北行

著 者 林海音

责任编辑 胡 泊 孙建兵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8.125

字 数 149 千字

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9258-7

定 价 39.8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录

初恋	001
迟开的杜鹃	017
爱情像把扇子	033
玫瑰	039
绿藻与咸蛋	052
琼君	065
殉	082
蟹壳黄	104
血的故事	116
五凤连心记	127
茶花女轶事	150
地坛乐园	177
爱情的散步	207

烛芯	214
某些心情	237
台北行	249

初恋

那一年我流浪到南部的时候，袋中已经一文不名了，还好幼年的同学吴君是本地人，他问我可耐得了寂寞到不远的乡下去做猢猻王？我那时只要有个寄身之地，并不计较更多。不过当吴君对我讲校长是位老处女时，我倒有些踌躇不定了，我对吴君说：

“老同学，你是最清楚我的脾气的，像我这样的人去跟老处女打交道，不怕要坏了你介绍人的面子吗？”

吴君却一再请我放心，他说：“这是一位不平凡的老处女，她不但会使你宾至如归，而且你的坏脾气还应当受她的感化呢！”

果然如吴君所说，我不必为校长是老处女而怀什么戒心，因为我对我的态度除了宽仁的上司外，还兼有慈爱的母亲，善导的师长，使我像游子归来似地感觉到家的温暖。虽然这里并不是一个完整的家，而且这位女主人也只不过像我一样的独身者。我和她所不同的是，我还年轻，也没打算终身不婚，而她似乎是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化身，是为献身教育而来到人间的。我没听说她以前有过恋爱，以后总也不会走上婚姻之路吧，因为她已经五十二岁了。这里的乡人也常常说起，校长是孝女，她的父亲教了一辈子书，她因为孝心承继

父志而终身不嫁，拿自己应得的财产创办这所乡间学校，是多么令人钦佩！

她对我关护备至，常为生活毫无规律的我整理凌乱的衣物，或者坐在灯下为我缝补衣钮。我常常想，她不但是好校长，更是好主妇，如果她结了婚，而且儿女环膝地做了母亲——甚至祖母，生活又该如何不同。我不由对她起了疑问，是什么使得她摒弃了正常的婚姻生活，而在这寂寞的山村做一辈子村童的老师呢？我几次想问她，但终因尊重她，怕冒犯了圣洁的她而住口了。

暑假来了，我竟因安于这安静的山村生活，连吴君邀我和他的妹妹们一同到省城旅行都婉谢了。我常常和老校长对坐着，泡一壶好茶，各人一书在手，或谈或读，消磨这炎热的时光，却也不难。校长有时也很风趣的，她对我的称呼常常不同，在学童的面前当然是严肃地叫我“老师”，但背后她总是“小妹妹”“小淘气”“小女儿”地随便叫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坐在对面房里望着她孤坐灯下的神态，不免又勾起我对她的遐想，看她头上已经长出了白发，想到一个人独身一生是什么滋味，她那么安详，那么正常，要探索她的内心，可也不容易呢！我刚洗完头发，一边梳发，一边在琢磨她。她猛一回头，见我这副呆样子，便走过来笑着说：“又想家了吗？”她常常以为我会想家的，便坐下来哄我说笑，我知道她满心是想安慰我旅居的寂寞。

她把我披散在额前的长发拢到耳后去，望着我的脸突然问我：

“为什么你一个女孩到处乱跑，还不打算结婚呢？”

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回答她才好，但我随即感觉在这样一个慈爱关心我的老校长面前，没有什么可隐瞒的，便直率地告诉她说：

“第一次的恋爱没有成功，以后再也不会轻易去尝试了！”

她听了先是一愣，随后便笑说：“那么你到这乡下来是为治疗爱的创伤喽！”

我乘她打趣我，便也向她开玩笑说：

“那你又为什么不结婚呢？”

“我吗？我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”她斜头微笑地回答我。

“我听过许多不结婚的人总是这么说‘我这样不是很好吗？’”我学她的口气，又接着说：“其实，你如果结婚，一定更好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她对我的话似乎很感兴趣。

“因为你实在是一位好母亲的典型，”我跟着又逼了一句，“说不定你曾有一个故事。”

“一个故事？一个什么故事？小淘气！”她把我的头发一下子又弄乱了。

“一个——恋爱的故事，有没有？”我简直是大胆地在诈取她，虽然以前我从没有这么想过，这只是脱口而出的一句话。

她听了我的话，并没有气愤，反而很神秘地点点头说：“还没有人这样猜测过我呢！”

今晚她似乎很兴奋，照例我们临睡前的一段消遣时间是在庭院中央的。她拿来了一壶好茶，同时还带来了一张发黄的照片。她拿给我看，并且说这是二十年前和她的父亲、妹妹合拍的。但是我看照片上面还有一位青年，忽有所感，便问她：

“那么，他是谁呢？”

她没有立刻回答我所问，却坐在藤躺椅上，端起一杯茶品着，眼睛看着那杯茶的热气，慢慢地说：“你不是疑心我有个故事吗？二十年来，我第一次把这个故事讲出来，我希望你是唯一听这故事的人。”她说拍着我的手背。就在这满天星辰的月光下，我全神贯注地听着下面的故事。

我的双亲情爱逾恒，自从母亲去世后，父亲为了避免睹物伤情，便带了他唯有的两个女儿——我和小妹，迁居到傍燕儿山的这乡下来。

父亲看中了这块地方，是因为有一年和学生旅行，偶然发现的，不知怎么，他便一心一意要实现在这里买一块地盖房的愿望。他亲自设计建造这所红砖的小洋房，原是要和母亲终养天年的，谁知母亲还未及看到它的完成，便撒手先去了。但是父亲仍照原来的意志，辞去半生教授的职务，决心乡居著书。

我虽然正为失母而悲痛，又突然离开城市，离开熟稔的亲友，到

一个陌生的乡下过活，但当我走进这所新居时，不禁给眼前新鲜的景色迷住，蓝天、绿竹、红砖、白墙，配合得这样醒目清心。虽然后来在妹妹出嫁和父亲死后，我孤单地面对粉刷一新的白墙，曾度过一段今生最寂寞的时日，但当初进新屋之时，却是以重整起愉快的心情，领受母亲死后的新生活。

母亲一死，主妇的责任很快地落在我身上。在她刚死后的一段时间，曾由姑母来同住主持家务。我们决定乡居后，姑母便把一串钥匙交到我的手里，她嘱我应如何勤俭持家，因为我的母亲在父亲一生微薄的收入下，积蓄起两所房屋，并非易事。她又说母亲为我们姊妹用心良苦，因为没有儿子，这两处房屋是要留给我们姊妹俩做嫁妆的，红砖洋房属于我，城里的那栋给妹妹。我当时对于姑母所说的并不留心，我虽已在女子师范毕业，但是家庭亲爱的气氛浓厚，使我很少想家庭以外的事情。

操持家务，我该胜任愉快，因为母亲早已给我留下了好榜样。我记得幼小时候看见母亲腋下的一串钥匙，走起路来嚓嚓作响，是如何地羡慕！有时她遗落在桌上，我便要拿过来玩弄一番，学着母亲的样子，挂在腋下跑来跑去，害得母亲到处找不到。那一串钥匙因为在母亲的腋下磨擦多年，已经光亮圆滑。我从母亲的手中接过来，便很自然地挂在我的腋下了。

乡居的日子简单多了，父亲在日落以前便完成他的书房工作，用

不着像在城里似的，非在夜间才能静心写作读书，也没有那样多的学生来问这问那地扰乱他的清思。他的健康因为来到乡下也明显地有了进步。偶然有人从城里来看望父亲，都为他能在丧了爱妻后反而红润的面色感到惊异。

刚搬来的那年，妹妹只有十二岁，我比她大了一轮。我要照应这样小的妹妹和老父，俨然是个小主妇了：缝补一家人的衣袜，教妹妹读书，处理一切琐碎的家务。不久以后妹妹考入城里的女子中学，住在宿舍里，一星期回来一次，这期间只有我和父亲，还有老仆张同。但是逢到寒暑假，妹妹回来，有了这个活泼的小姑娘呆在家里，我们就热闹多了。

溽暑的午后，寂静如睡，父亲在书房里一手扇着芭蕉叶，一手握笔疾书。天气闷热，大家挥汗如雨。可是他因为专心在书案的工作，从不觉得身外的事务与他有何关系，他对写作的兴趣这样浓厚。

我则常在这个时候带着小妹在竹林为墙的幽径中乘凉，听她的小嘴讲出来那些学校的生活，我们大笑着。好像唯有小妹在家，才能打破一段过去的沉寂生活。

当炊烟袅袅而上，会合着暮霭，云烟不分的时候，父亲放下了笔，从书房出来，领着妹妹到田间散步，我则收拾起活计或书本，到厨房去督促老张预备晚饭。他们散步回来，大家便坐在院中晚饭，我们在饭桌上看着乌鸦归巢，呱呱呱呱地乱噪一阵，在乡间，这是夜幕垂下

前的先声。乌鸦过去了，天暗下来，四籁堕入寂静。虽然也有远处传来几下汽笛呜呜声，划破长空的寂寞。掌灯不久便该休息了。我为父亲的卧室驱蚊，落帐，整理床铺。父亲虽然没有了母亲，并没有改变他生活上的一切习惯。

早晨如果有空闲，我也常随着父亲领着妹妹出去走走，踏着露水未干的野草，闻着清晨湿土的气味，很是舒服。

冬日像虫一样的蜷伏在屋子里，和外面接触的生活更少。春天来了，翻开隔年的干叶和杂草，我也喜欢做种植的工作。日子就是天天如此，年年如此，迎春送冬地也不知不觉在乡下四易寒暑了。最初的一两年，不但父亲常带我们到城里去购买书籍物品，城里的亲友和学生们，也时常结伴到乡下来小住盘桓。可是后来父亲渐渐安于乡居懒得进城去，亲友们来看望父亲的也比不了前两年，我们渐渐被人们淡忘了。

姑妈却照例在每年的清明节前到乡下来。这一年她见了我便惊讶地说：“芳儿，你瘦了！”我没有觉得，摸摸自己的下巴，然后笑笑说：“是吗？我并没有生病呀！”

姑妈的神情仿佛也不同于往年，她常常注视着我，又有时和父亲谈些什么不愿让我们听见的事情。有一天我走到后院的厨房，听姑妈在和老张说话：“老太爷糊涂，总得张罗张罗，不能让大小姐伺候他一辈子呀！……”窃听的滋味很不好受，我赶紧绕过前院去。心里可

打了一个结，是姑妈要给父亲续弦吗？她看我瘦了，以为我操持家事累的吧？但是我绝没有这种意思，自己的父亲，自己的家，责无旁贷，怎么能谈到累不累呢！我觉得姑妈有点误会我了。但是，真要为父亲续弦的话，当然没什么不好，不知道姑妈看中了什么人，怪不得常跟父亲嘀嘀咕咕地谈话。

又有一天，我们闲谈着，那天妹妹也从学校返家。姑母看着我，却回过头去问小妹：“兰儿，你今年十几啦？”“十六了，姑妈！”我顺口接过回答，但是说出来我又后悔了，我忽然意识到姑妈实在不是要知道小妹的年龄，而是想借此算算我的年龄吧！我也知道姑妈所以不愿直接问我的缘故，是因为我已经不小了——二十八岁了。

姑母回城里去，小妹又回学校，这里更无聊了，我大半天坐在自己房里看书，慢慢打发光阴。小妹倒是不知寂寞的滋味，她虽然十六岁，依然孩子气十足，回家总约了邻家的女孩上山爬树，各处乱跳。

快到暑假时，父亲突然告诉我们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，说是他的一个已经在大学做了助教的学生，预备来此度假，因为父亲有些著作需要他帮忙整理。他要我把客房收拾清洁，扫榻待客。我们这里自从姑母走后，好久没有客人来了，这怎么能不令人兴奋呢！

终于这位仪表堂堂的青年来了，父亲为我们介绍后，便对他说：“云生，你要像在家里一样，不要客气，要什么尽管对芳儿讲好了。”他很礼貌地向我鞠着深躬，我手足无措，还礼不迭。

家里有了客人，生活紧张起来了。对于和青年男子的交际，虽然已二十八岁的我，仍然不太习惯。他很客气地随着小妹叫我芳姐，随着我管兰儿也叫小妹。可是小妹叫他云哥，我不敢；小妹随便出入他的居室，我也不敢。虽然他的居室差不多每天都是我去亲自为他打扫整理的，我只乘他在父亲书房或同父亲妹妹出外散步时才进去，把蚊帐落下，蚊香点起，小心仔细地把零乱的书桌整理好。如果他一天待在自己房间没出去的话，我便难为情不进去了。其实，以往来这里客人，都是由我来招呼的，但是没有一次使我像这次的不自然。我有时想，这个青年来得蹊跷，父亲并不需人帮助工作；同时姑妈今年春天对我的神情……或许……我脸发热，心通通地跳着。

小妹和云哥已经很熟了，但是我仍然和他保持一段礼貌上的距离。这段距离我宁愿保持着，因为我相信在这中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游丝在交织颤动着；因了它，使我享受到在默默中回味、心跳、脸红，以及心灵被这些情感牵制得难以成眠的快乐。

有一天，当我又在他和父亲出去散步的时候，走进他的居室。香烟和汗垢的气味，从我为他整理的枕褥中散发出来。我心想，和爸爸一样，独身男子的房间总有一股怪味道，闻着这股怪味，我亲切地微笑着。正在这时，他气喘喘地跑回来了，他一进来看见我正为他整理床铺，便急忙过来按住我的手，夺去我手中的被，红着脸说：“怎么好麻烦你，芳姐，我自己来……”无意中接触着一个青年男子巨大而温

热的手掌，我的脸又因了血液的冲击而发热了。他也好像怪自己的莽撞，难为情地笑着说：“我来给老师找一张地图……”我帮着他找，才把两人间局促的神情掩饰过去了。

第二天小妹跑来对我说：“云哥说，他怪不好意思的，不知道原来每天是你替他打扫房屋，他一直以为是老张。”我怕要被淘气的小妹取笑，便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你告诉云哥不要客气，咱们家来了客人，不都是我招呼吗？”其实我这次的心情，显然是跟往日不同的。

小妹成了我们的传话筒，他要什么东西，总是叫妹妹带了话来：“云哥问你借一支毛笔。”“云哥问你可有信纸？”“云哥说你的字真漂亮。”“云哥说你是好姐姐。”他好像在妹妹那里探听了更多关于我的琐事。

有一次我看见小妹和他立在院中花圃前谈话，见我来便不说了，小妹对我局促地笑着，我想她不定又和他在说我什么。回到房里，我便问小妹：“坏丫头，你又在和云哥说什么来着？”她脸一红跑了。她这张淘气的小嘴，不要在云哥面前把我说得太多呀，那是很难为情的事。

我从小妹嘴里，也知道他许多事。知道了他喜欢吃什么菜，我便每天亲自到离家很远的市上去买来。夏天的早晨，路旁闪耀着露珠的青草，甜蜜而清香，每一条小路我都想走过，我不嫌路远！我要告诉每一棵草，我是什么心情。太阳晒得我出汗，并且告诉我初恋是这

样温暖。

父亲忽然有一天对我们说：“为什么不带云生到燕儿山去看看呢？芳儿也去吧！明天正好我要到城里去，放你们三个一天假好了。”

第二天我们送走了父亲后，我赶着预备了三份野餐，便一同去燕儿山。到了那块因燕形的岩石而出名的半山上，我们坐下来休息用餐。在大自然里，我也不像在家里那样拘束不安了，和他有了比较自然的说笑。吃完以后，小妹又提议前进，因为再向高处去的山上，开了各种山花，可以采回来插瓶。可是我已经无力前进了，让他们俩去山上跑跑，我需要独自安静一会儿。

我一头躺在草地上，张开了两臂，任清风饱吻着我的全身。我好像躺在荷叶里的一粒水珠，荡动着，轻漾着。我感觉天空之下任何东西都是美丽的。身边不知名的野花亲热着我，每个从我上空经过的云朵，都寄托了我的梦想。我想，父亲和姑妈安排这青年到这里来的用意安在，感激我的长辈，为了我的幸福多方打算。唉！他会是我的终身伴侣，我将无限地依赖着他。我们将同室而居，我不知我会有几个……我是这样地喜爱孩子！啊！我太放肆了！我怎么会想到这样令人脸红的事呢！

他们俩跑得涨红了脸回来，妹妹从他手里摘下两朵红花插在我的鬓边，他擦着汗，微笑地在一旁看着，我不由得低下头来，好像刚才

那一段放肆的梦想会被他看透似的。

日子在快乐中逝去就要嫌短，每年感觉漫长的暑假，今年竟短了许多。在一天的午饭桌上，他告诉我们，第二天就要回城里去，因为学校就要开学了。听了这样的话，只有父亲点点头表示知道了，我虽低头默默地吃着饭，心中却思潮起伏。连平日多嘴的小妹，也难得没有开口，我想大概这位青年客人给这一家人带来不同的快乐，如今他要把快乐带走了，当然使人人依依惜别。因为他走后，这里又会沉入如何的寂寞啊！

午饭以后，父亲照例要睡个中觉，整栋房子静悄悄的。我坐在桌前看书，希望把纷扰的心情压制下去，可是无论如何做不到。

小妹忽然掀帘进来了，在我一旁坐下，露出她从未有过的一副沉默的神态。她手搭在我肩膀上说：

“芳姐，云哥要走了！”

“哦——”我故意若无其事地回笑。

“两个月过得真快啊！”

我没有做声。

“姐姐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看书呀！”

“姐姐，我问你，你说云哥这个人好吗？”她更靠近我。

“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我瞪了她一眼。